

# 词章引梦入连营

——关于军旅散文诗集《兵词》的笔谈

##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彭流萍：自古以来，军旅诗词以格调雄浑、苍劲的笔触书写了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大量军旅诗词名篇佳作，文风洗练、思想内涵深刻、艺术价值丰厚，镌刻着独特的时代印迹。它们不仅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也反映出奔涌在中华民族儿女血脉中不惧牺牲、英勇豪迈的战斗精神和顽强意志。

随着时代的发展，军旅诗伴随新诗的百年变革以及诗人们的创作探索，衍生出在内容和形式上兼具散文描写性和诗歌表现性的文体——军旅散文诗。军旅散文诗《兵词》（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4月），分为“人列”“营盘”“方阵”“号角”“旌旗”5个专辑，共收录有109篇散文诗。综观整部诗集，大部分是描写部队训练、生活的诗篇。诗人借由散文式的语言和诗性的笔触，将军旅点滴生活进行诗意重组，把家国情怀、思乡之情以及古典军旅诗词中的“大漠孤烟”“铁马秋风”等苍茫壮美的意象渗透其中。堆雪的散文诗不仅有军旅题材的质感，还表现出诗人的巧思深情、对军旅记忆的温情回望和对人魂入骨的军旅生活的深刻表达。

军旅散文诗集《兵词》的开篇即为《枪刺》，“冷兵器时代遗留在现代生活里的凛冽光芒。平时，蛰伏于灼热的枪口，或者刺进我们的肉体。沉默发亮时，就是一把枪刺。耀眼，锋利，令人胆

寒，不敢对视。一把枪刺，与朴素的现实保持着有效射程的距离。与这支枪，却只有一支枪管的距离。当子弹耗尽，枪刺才开始苏醒。”诗人以散文的形式叠加了感性的诗意表达，让作品语句结构工整，语言平实朴素，却又情感涌动。从抒情表达的特点来看，堆雪的散文诗倾向使用隐喻彰显出用语的力度、情感的厚重和想象的丰富。比如：在描写坦克开火时，“在千米之外，坦克伸出舌头，用烈火舔舐了它所垂涎的猎物，迅速，干净，仅几秒钟，不剩半截骨头，不留一滴血迹。”

与此同时，作者把热血青春的珍贵影像付之于诗，通过散文与诗歌文体的“两栖”抒写，将众多“军语”作为创作素材和书写对象。

作品中，诗人书写了一名军人内心深处汩汩流淌的热血以及深沉凝重的军旅情怀。以《装填》为例：“当目光成为引信，怒火成为初速，仇恨就是它最后的装药。生命里，至少有一声怒吼，震彻天宇。或者被一簇火红的山花或烟尘，隐藏在远处。”再如作品《号角》：“向上。金属抽穗的声音。集束呼出阳光与血气，呼出田野与麦浪涌动的旋律。引领群峰集结、奔跑，在风中，凝聚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力量。来自风云，穿越胸膛。一道闪电，使朵朵噙着热泪的野花怒放。号角，它把我们从钢铁一样沉重的梦中唤醒，整装待发，在黑暗中摸到遥远的心脏和枪。”

中国军旅诗伴随着人民军队走在强军征程上的铿锵步履，擂动诗鼓，持续传达着强军文化能量。扎根在军旅文艺百花园中的军旅散文诗，也正萌生

出万千花朵，闪耀独特的文学色彩。

堆雪：“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这句诗词，可以说是我真切的心绪写照。我是1992年入伍到新疆，成为陆军装甲兵的一员。满打满算，我在军营度过了25个年头。军旅，给了我很多东西，有很多记忆一直在心头萦绕。因此，离开部队后，我一直想写一部展现军旅生活的作品，特别是展现基层部队体验的作品。

时针回拨至2013年。那年，我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参加研修班学习。其间，突发奇想：何不用散文诗这种文体写出我军旅生活的点点滴滴呢？因为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报告文学，写军旅生活的作品有很多，但用散文诗这种体裁形式去表现，相对少了一些。这激发起“我要试一试”的创作欲。散文诗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学体裁，它穿着“散文”的外衣，却有“诗”的内核。此前，我在写诗的同时，创作过不少散文诗。于是我想，用这种体裁能把“按部就班”的军营生活写得别开生面。虽然它可能承载不了过多的故事情节，但正因为它删繁就简，便于自由抒情，也更容易直抵人心。

不久后，我创作的第一组严格意义上的军旅散文诗《梦中跑过一匹马》在《星星》诗刊发表。发表的这5篇散文诗，就是后来收录到《兵词》中的《战马》《枪刺》《担架》《枪声》《边关》。在《边关》中，我这样写道：“也有梦，是那种蔚蓝色的，横过最恢宏的银河。一队人马走过梦境，倒映天上，正好是北斗七

星。”边关遥远、马蹄如铁，在散文诗的吟唱和抒写中，我获得了内心的充盈和成就感。这组散文诗的发表，坚定了我写下去的信心。我想，如果把经历的基层部队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个遍，应该能编织出一个“迷彩”甚至“迷幻”的世界，至少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

《兵词》这本书从最初写作到出版，累计时长有10年。散文诗短小精悍，每一篇字数在四五百字，但它是存在一定写作难度的。我觉得难就难在写作的角度，或者是巧妙的构思。面对一个题材，我始终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哪些东西是表现它的最佳材料？我该从哪一位、哪个角度、哪种方式开始写起？一篇完成，回过头来再看：它的内容和结构，是否具有诗歌内在的张力和抒情的感染力？如果没有，那就是平庸或者失败的。或许，写作本就是与平庸、失败斗争的过程，在确立与否决之间，反复权衡。

对于军旅诗人来说，写作可能没有“大”和“小”的区分。一首短诗，写的可能就是整个世界。这个世界里，本身就存在着文字的有限和意义的无限。而散文诗这种文体，和诗歌一样，也有“以小见大”的特征和气质。用散文诗这种文体抒写军旅题材可能也存在某些缺陷，然而它的优良也是显而易见的。缺点是它不宜过多的铺陈，缺少生活中应有的细节。优点则是它删繁就简，抒写中具有诗歌的凝练，剪辑提纯，直抵人心，让人不断流连于关山大漠和长河落日，让人不断沉浸在诗的海洋，让人不断梦回万水千山……我想，这就是军旅诗词的魅力，也是军旅散文诗的魅力。

## 作品读评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知道朱光亚先生之名多年，直至读到作家徐鲁创作的《共和国使命：功勋科学家朱光亚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才知山高水长的先生之风，不仅不会因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后人心中激荡起奋勇向前的力量。

走进朱光亚跌宕起伏、恢弘壮阔的一生，我的心与青春共和国以及为了共和国未来而付出全部的众多青春，紧紧捆绑在一起，仿佛我是他们的志同道合者。人生为何而来？当为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而来。这是朱光亚用一生奋斗给予当下青年的有力回答。“外国人可以对中国人封锁所有的原子弹研究与制造的资料，但是封锁不了中国人的梦想与志气！”这不仅是青年朱光亚的梦想，更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

作品中有这样一个值得铭记的画面，古稀之年的朱光亚重回罗布泊，看望埋骨马兰革命烈士陵园的战友们。他默哀、致敬，蹲下身拔除墓碑前缝隙里长出的杂草。这次重返，被作者独具匠心地安排在末尾，往事一幕幕在朱光亚脑海里渐次闪现，犹如意味深长的回顾。从马兰出发，再回到马兰，这一路见证的是朱光亚的非凡人生。

回溯朱光亚跌宕起伏的一生，作者倾心对朱光亚产生影响的直接人物或事件进行细致勾勒。他们恰当地分布在朱光亚不同的人生阶段，如夜空中的点点繁星，连缀成璀璨的星河。

懂法语的父亲，在少年朱光亚心里种下一颗热爱和平的种子。践踏我大好河山、欺凌我华夏同胞的日寇令他心生痛恨，也让他意识到只有国家富强才不会任人宰割；国家羸弱的现状让他忧心如焚。父亲还教育他，要学会尊重他人，不要随意嘲笑别人，更不能瞧不起乡下人和劳动者。家庭是人生前行的起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朱光亚的成长与充满正气的家风濡染密不可分。此外，众多恩师对朱光亚的成长也有着重要影响。魏荣爵先生在他心灵里播下物理学的种子，赵广增先生的物理课让朱光亚发明了注重科学精神的意义，吴大猷不仅教他做学问更教他做人……

一颗心从稚嫩到成熟、从苍白到丰富、从柔弱到坚韧的渐变之路，是朱光亚之所以成为朱光亚的根本缘由，也是这部传记写作之难度所在。《共和国使命：功勋科学家朱光亚传》写出居于中心位置的朱光亚，更写出许多与之有过或亲或疏关系、或远或近距离的在场者或见证者。同在大学求学的兄长，是他爱戴的、看齐的榜样；报名参加空军的西南联大同学，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十个；设法从欧美购回教科书、在上海复印出来并辗转运到昆明的梅贻琦，其培养未来大师的举动与一件具体的事有关；张爱萍将军在铁道干校礼堂里的演讲，幽默风趣又兼具鼓动与鞭策，为科学家们注入克服困难的勇气；张蕴钰因担心敦煌遭受毁灭性破坏而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与分析，并提出修改核试验地点的建议；“七勇士”巡逻小队为核试验保驾护航，半年里，人均磨烂12双鞋……尽管他们在书中并不都面目明朗或背影清晰，有的只是简笔书写、点到为止，但他们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武汉的地理位置与文化特征，抗战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情况与国际环境，主人公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大环境，在这部传记里都有妥帖的叙写。人物形象的丰满、鲜活固然重要，但若失去背后浩荡的历史与急剧变幻时代的有力支撑，人物形象的可信度与感染力势必大打折扣。传记成功之处在于，小环境的细细叙写与大环境的简笔勾勒，融合于人物命运转折、性格变化的关键处，令读者如置身于传主所处的现场。

科学研究之路，顺境与逆境并存、前进与后退乃至停滞同在，得到与失去亦时常交织、互为镜鉴，想要走到终点的科学家非有坚韧意志不可。为朱光亚作传，首要的在于描绘一个真实、丰满、深邃的内心世界。唯有如此，呈现在作品中的朱光亚才是血肉丰满、悲喜皆具的人。科学家不管多伟大、不管身处何处，都是活生生的普通人。也就是说，写出朱光亚不凡的同时，更要写出其平凡。把不凡与平凡揉进生活这部无止境的大书里，朱光亚87年的人生之路才是险境重重又螺旋式上升的。以此为前提，他背后的祖国从贫弱到独立、自主、富强的前行之路，才是令人心潮澎湃、感慨连连的。

永不消弭的朝气与永不凋谢的活力，是众多英雄人物终其一生的显著特质。它不被困难阻遏或压制，不被年龄限制或束缚，它源于一颗向来与青春同频的心灵。它并不体现在言语中，而是无声地流露于日常行为中。青春已逝，青春精神犹在。对朱光亚这样的科学家来讲，青春如果是一盏灯，即便在风雨中飘摇不已，也绝无熄灭之可能；青春如果是一股斗志，遭遇再大的挫折，也不会削减分毫。青春精神并非科学家独有，而应成为所有人的生命支撑。它是重任在肩，任劳任怨向前行；它是认准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它是心灵澄澈，视外界诱惑如无物；它是肝胆明亮，陷重重阴霾仍兀自发光。

“我们今天的青少年一代，对朱光亚院士和马兰英雄们的奋斗故事，知道得太少了！长眠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共和国的功臣和赤子，都是一代代青少年应该永远敬仰、缅怀和崇拜的‘最美奋斗者’啊！也就是在这一刻，一个庄重的念头划过我的脑海：一定要写一部书——哦，不是一部书，也可能是两部书、三部书，来讲述奋斗在罗布泊深处、孔雀河边和马兰基地的英雄儿女们的故事……”这段话道出作者写作的初衷。在朱光亚身上，青春精神是一生不间断的科学探究与试验，为共和国的强大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在作者这里，青春精神是对资料的细细梳理，以及实地的次次采访，它虽借助文字的传递，亦是生命深度参与过的真切共鸣。

# 蓬勃青春贯注生命长河

■ 张家鸿



雪后寂野（水彩画）

孟祥洋作

# 追求打动人心的力量

■ 王培静

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军事题材。

回望文学史，生和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奉献和牺牲是对英雄的注解。我创作的《军礼》《编外女兵》，内容是关于生死；《意志》《寻找英雄》《一碗泉》《军魂》等，都写到了军人的生死。在这些作品中，我努力展现危难面前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军人，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父母妻儿和儿女情长。

在《军礼》中，大坝险情告急的关键时刻，解放军战士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荣军长冒雨去抗洪大坝指挥。副参谋长向荣军长汇报险情时说，有一个营长为救不会游泳的落水战友而牺牲。当他进一步知晓牺牲的营长是第3团第3营的王志军时，不觉一怔，对自责的副参谋长坦言：这样的艰巨抢险任务有牺牲是免不了的。营长牺牲在抗洪抢险的岗位上，展示出人民子弟兵不惧牺牲、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然而，故事的转折和动人之处还在于：这位营长竟

是荣军长的儿子。

《编外女兵》讲述的故事，是我从朋友那里听来的。那年我和部队的笔友到青海格尔木参加笔会，我们一路向西到了格尔木。那是一座兵城，20世纪50年代时，格尔木更像是个村庄。几代军人的坚守才有了这座城市。为了青藏公路的建设，数百名来自内地的热血儿女把青春和生命留给了那片土地。在烈士陵园里，看到那些简单的坟墓和墓碑上已经模糊的年代和名字，我们不禁潸然泪下。那曾是几百个鲜活的生命啊！

在一次座谈会时，有人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老兵，在高原上坚守了15年，他本来两年前就可以转业回内地的，由于工作需要，他又待了两年。大雪封山前，他的妻子带着女儿来探亲，没想到被大雪滞留在高原。小女孩天真活泼，很受官兵的喜爱，大家闲时都逗她玩。小女孩生病的时候，全站官兵都很着急，好几个战士哭着要背她下山。现实是，

那个站点离有救治条件的兵站有上百公里远，雪野里根本寻不到通向外面的路。最后，小女孩病死了在山上。她不是烈士，不能安葬在烈士陵园，官兵和她的父母只好把她埋在了烈士陵园外。

听老兵讲着这个故事，我早已是泪流满面。回到内地，想起这个故事，我的心里满是难过。当我流着眼泪写完这篇作品时，心里才稍微好受一些。《编外女兵》这篇作品，也算是为那个安息在烈士陵园外的不知名小女孩立下的一份小传。

为文写作是案头事。一旦走进文学的旷野，作家和读者就可以自由驰骋，让才情与内心的情感奔驰，享受创作、阅读的快乐。对于作家而言，精心创作，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作家为自己、为读者建设精神家园的过程。创作中，作家不但要注意题材的选择，还要注重叙事策略，观照文本叙述形态，建构文学的审美情态，传达出打动人心力量。

##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小小说的题材，从广义上说，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可以写。如果要写得精彩、写出深情，作者还是要扎根在生活与现实的沃土。狭义上讲，小小说的题材是指作者在作品中具体描绘的、体现小说主题的一组相对完整的生活现象。创作者从客观社会生活中筛选素材，经过集中、概括、提炼、加工而组织成的作品，其中既有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的原材料，又有艺术创造和想象成分。间接获得的素材，比如看书看报、听来的故事，经过创作者的思考和艺术加工，同样也可以写出成功的小小说。

近年来，小小说创作日益火热，作家们推出众多作品，题材涉及农村、爱情、军事、都市、科幻、儿童、动物、历史、推理等。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我创作



长征

第5962期